

三友遗珠

王梦白 齐白石 高珉琦
 作于 1994年 岁次甲戌九月十四日 高珉琦

SANYOU YIZHU

WANG MENGB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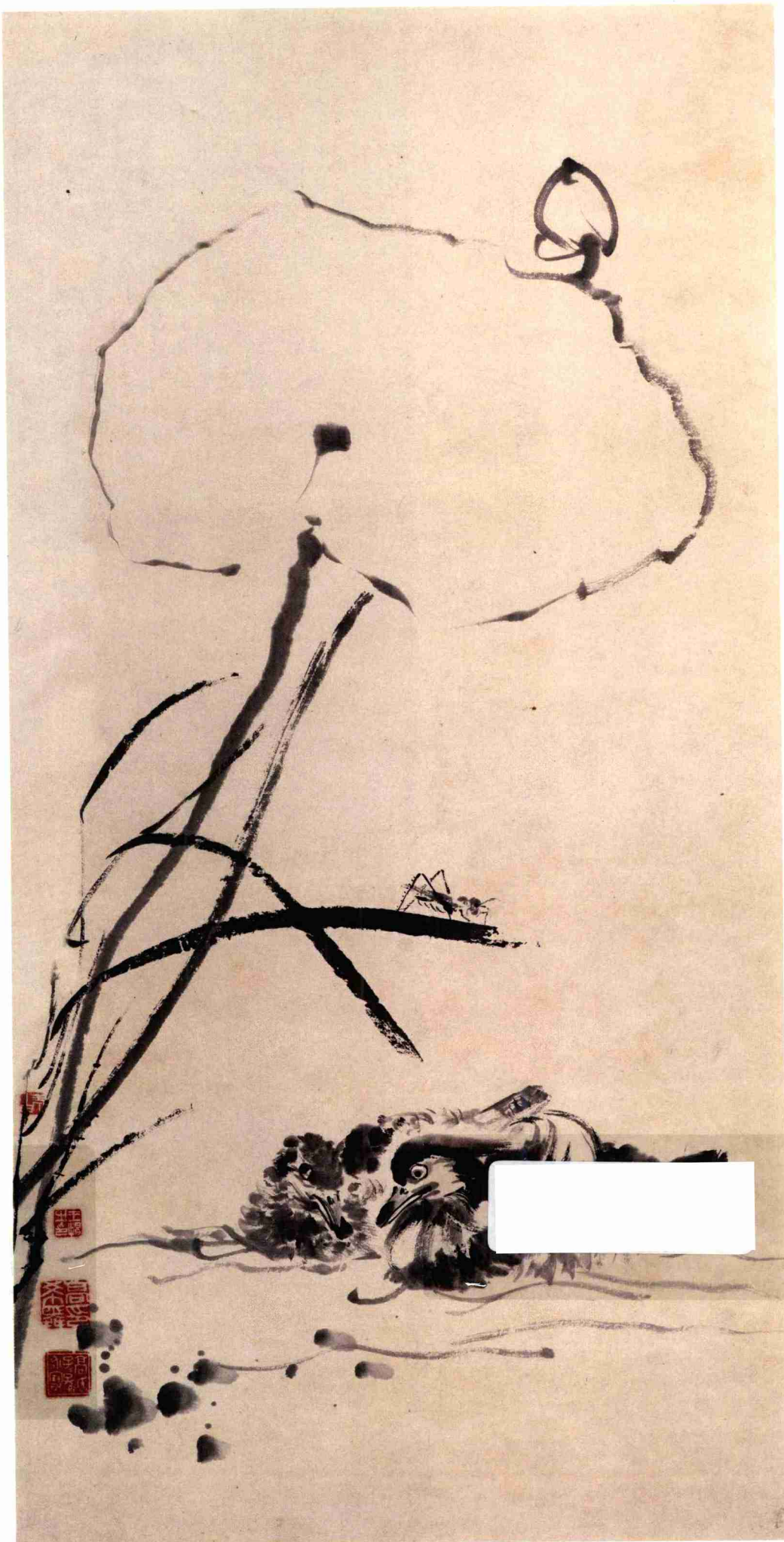
QI BAISHI

GAO XISHUN

YIZUOXUAN

高琨琦 毛国莉 主编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三友遗珠

——王梦白、齐白石、高希舜遗作选

SANYOU YIZHU

WANG MENGBAI QI BAISHI GAO XISHUN
YIZUOXUAN

高琨琦 毛国莉 主编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友遗珠:王梦白、齐白石、高希舜遗作选/高琨琦,毛国莉
主编.—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40-0278-2

I.①三… II.①高… ②毛… III.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综合)—作品集—中国—现代 IV.①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0269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高萌萌

装帧设计:杜 方

责任印制:宋朝晖

三友遗珠

——王梦白、齐白石、高希舜遗作选

高琨琦 毛国莉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84255220 (编辑部)
(010) 64283671 (发行部)
传 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 址 www.gmcb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7.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140-0278-2
定 价 128.00元

高希舜，字爱林。一峰山人，清凉山人，皆其号也。生于1895年，湖南益阳桃江人。父、祖皆耕读，母氏工白描。爱林自幼耳濡目染，承母训，独好辍笈作画，一乡称之。及长，游长沙，1915年入省立第一师范，以绘画第一闻名同学间，任学友会美术纠察，毕业后受一师校长易培基先生邀聘任一师附小图画教员。

公元1919年，爱林游京师，以第一名考入北京艺专，与已故名画家陈师曾、王梦白、姚茫父等过从日密，艺益进，及卒业，果魁多士，名动京华。各校争相延聘，先后任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师大、北京务本女子大学诸校美术教席。是时齐白石亦居京，与爱林笃好，日相切磋绘事。并进而穷探恽南田、朱雪个诸家之奥。外师造化，内出心源，自成家数。白石深叹其画之形神兼备，以为难能。爱林尝写《荷池戏鸭图》，陈半丁题曰：舜翁泼墨淋漓，用笔圆浑处，白石翁不能胜也。白石见之，叹而书其余白曰：“一峰山人之于画，手带铁圈五斤半以炼其技，故有此幅之独到处，真神品也。”其先，白石见其画荷，为之补以草虫，尝曰：余平生于绘事不喜与人合作，独爱林兄所作竟出前人窠臼，故常与之合作。今尚有爱林写芋、白石画蟹之《芋蟹图》传世，为美术史上之真品焉。徐悲鸿居南京，亦尝称之曰：当代画家，首推高爱林。其为时贤推重如此。则爱林绘事之工，于兹可见一斑矣。

1927年，余至南洋讲学，爱林则东渡，与日本时贤井土灵山、正木直彦、横山大观等论艺事，现存《苦瓜图》一幅，即东邦灵山仙史所题跋，可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之见证矣。1931年开个人画展于东京，展品百余幅，争购一空。旋归国，欲行艺术教育救国之素志，先曾创办京华美专于北京，后又复创办南京美专于金陵，并任校长兼教授。时南京艺界尚属沉寂，故爱林乃与徐悲鸿先生等从事艺界之团结运动，中国美术会由此诞生，爱林被推为理事，故爱林实是中华美术会重要奠基人之一也。迨抗战军兴，南京危殆，乃不避艰险，迁校湖南桃江，披荆斩棘，荒山蔽庐，弦歌不辍；当窗染翰，范水模山，盖又不胜国破山河在之悲矣。

新中国成立后，重返北京，出任京华美术学院院长，后全国院系调整，改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旋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从事美术研究工作。方欲潜心艺术，发奋创作，又逢“四人帮”猖獗一时，爱林亦罹其荼毒，逝者如斯，良可叹也。迨“四人帮”终被人民所唾弃，爱林创作激情更高，正欲攀登艺术珠峰之巅，不意以年逾八十高龄，终成伏枥老骥矣。

余与爱林自蒙馆至一师均共砚席，为总角之交，迄今友好近八十年，故知之最谂。其为人严正，喜善疾恶，所交苟有逾检，必箴规之，无所假借；于诸弟子则诲之不倦，无荒无怠，俨如父兄之于子弟然。其画工写兼长，栩栩如生，气魄雄伟，老苍而秀发，韵味盎然一代大家也。

余有幸为此画集涂抹数言，文无彩而语多疵，然于爱林之生平，可窥一斑耳。聊代序。

辛酉（1981年）春同乡同学第八十八岁于北京

家父与齐白石、王梦白挚友之交

● 高建民

王梦白、齐白石和家父高希舜先生是交往很深的老一辈著名画家，今有幸收集了一些他们的优秀作品，颇能反映出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王梦白先生是吴昌硕先生的入室弟子，才气磅礴，傲骨嶙峋，而先于齐白石先生声名显著，年仅三十既已蜚声艺坛，出任艺专教授。他的作品功力雄厚，造形精美，无与伦比，然不幸的是年仅四十又七而病逝，致使近代画坛人士见他真迹不多，对他研究甚少，这无疑是我国近代美术史研究上的一大憾事。齐白石先生则是继王梦白先生之后蜚声艺坛的大师，其作品虽介绍甚多，然而他的精品神作也不得多见。家父一生致力于艺术教育和潜心研究绘画技法，他的作品更少传出。高希舜仙逝三十周年之际，谨将三位友人合作及珍品选编成集，并以此纪念三位老一辈艺术家数十载亦师亦友的君子之交。编集此画册以奉献给广大中国画爱好者，希望他们无论是研究或是欣赏都能有所收获！

我的故乡在湖南资水支流的桃花江畔，祖母是一位湘绣画样能手，祖父酷爱中国书画，收藏甚丰。这些使得家父自幼受到艺术的熏陶，他三四岁时即好东涂西抹，很快就被祖母所发现而予以循循善诱及因材施教，到十一二岁，其就因常常帮助祖母绘制湘绣花样而闻名乡里了。

家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张国基、周世钊等人是同学。当时毛泽东以文采名冠当辈，家父则以画笔声闻全校，在学校张贴学生优秀成绩的“揭示处”专栏里，他们两人的作品是常不间断的，在毛泽东领导的学友会中，家父被推为美术纠察，毕业后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家父亦应聘担任图画教员，由此即开始了他以后六十余年致力于祖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坎坷一生。

为了满足对于艺术的追求，家父放弃了湖南一师附小的教席，1918年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国立艺专，深得姚华、陈师曾、王梦白等教授的器重，复以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应聘在师范大学、务本女子大学、师大附中等校任教，于甲子之秋创办京华美专（后发展为京华美术学院），为我国近代第一批私立艺术专科学校之一，培养了赵望云等一大批卓越的艺术家。此间，家父与王梦白情谊甚笃，由师生而成为挚友，二人长期合作绘画，现存有《香袭云衣》《白鹤狡兔》《仙石麻雀》等，即是他们翰墨渊源的部分杰作。家父1927年东渡日本，王梦白特为家父作了一幅《鹧鸪送别图》，在黄叶稀疏的树下，一只孤独的鹧鸪在张口颤舌引颈悲鸣不已，用以寄托对挚友离去时依依不舍的深情，特别又加题了两首七绝——“一年容易又中秋，东海无波可再游，此去更看红叶好，登高还忆我神州”、“夕阳衰草归京西，尚有鹧鸪啁哳啼，写罢不堪来举赠，凄凉今后少鸦栖”，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崇高真挚的感情，同时也寄托了对东邦友好近邻的美好向往以及对祖国无限眷恋的深情，如此图文并茂的作品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正因为二人的真挚情谊，受到感染之下的王梦白也于翌年初夏东渡日本，与家父相会，二人又开始了朝夕相处、共研画事。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可是二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当时国内军阀割据，战事连绵不断，王梦白《猴戏图》也创作于这一时期，《猴戏图》旨在无情地鞭挞祸国殃民的反动军阀、官僚、政客，斥责他们“本与豺狼是一家”，并痛快淋漓地揭露他们“学翻筋斗众人前，如今纱帽不值钱，喝彩非人真本领，到底还是脚朝天”。此外，还有《五鱼图》《猿息图》等皆为王梦白与家父同处东瀛时的思乡之作，这些珍藏也都是第一次被编入这本画选。

在日本时期，家父与王梦白通过艺术活动相识了横山大观、井土灵山等日本名流画家并与他们互相切磋，吸取了日本绘画的精华，丰富了祖国的绘画艺术。此外，二人还在日本举办了展览会，积极宣传祖国的艺术文化，为中日文化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当年横山大观、井土灵山等人为家父举办个人画展的推荐书以及井土灵山为家父题跋的《苦瓜图》，可谓中日文化交流的佐

证。当年国破民贫，不少人借日本为跳板而离开祖国，国难当头之际，家父与王梦白相互鼓舞，先后毅然回到祖国，尽“以艺术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天职，家父更尽其在日本卖画之所得，又创办了南京美专于南京清凉山下，其还发起并组织了近代我国第一个美术家团体“中国美术会”并被推为理事。王梦白亦曾在南京美专授课，《雏鸡也解春光好》等佳作乃那时期所合作。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南京危殆，家父继续坚持教育救国，不避艰险迁校到湖南桃江。解放后又重新主持京华美术学院至院系调整，而后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复在美术研究所（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供职。数十载虽历尽坎坷，然其始终坚持为祖国艺术教育事业奋斗不息。

家父与齐白石先生定交也是在北艺时期，那时白石已年近花甲，客居北京，其虽为画坛巨子，但尚未真正进过学府习画。二人一见倾心，遂成忘年画友数十载，长期合作绘画。家父早年的愤世之作《鱼鳖酒瓮图》，白石见其构图奇巧、泼墨辛辣，而一鱼一鳖一瓮各具神韵，笔简而意深，观之良久，叹为绝唱，乃题句云：“厨下有鱼皆未炊，堂前有瓮未曾开，此时不饮何时饮，李白刘伶安在哉。”令此画图轰动一时，徐悲鸿等都曾撰文唱绝。家父创办京华美专时还特邀了齐白石先生任教，更加强了他们之间紧密的合作。家父喜画荷花和苦瓜，以铭其清高耐苦之志，白石特为篆书《甘苦并香》，白石对家父所作的荷花十分佩服，为其题跋的甚多，一曰“花之灵动，叶之秀润，画荷能事尽矣，不胜心折”，又曰“一峰山人画此荷花，可谓生活极矣”，随后再曰“余难能也，齐璜心佩”，等等。白石老人九十二岁高龄时看到家父一幅泼墨《荷池戏鸭图》，先有陈半丁先生题曰“舜翁泼墨淋漓，用笔圆浑，白石翁不能胜也”，白石见后更是钦佩万分，深知家父深厚功力乃源于几十年手带铁圈刻字苦练而成，即兴大笔一挥，曰“一峰山人之于画，带铁圈五斤半以炼其技，故有此幅之独到处，真神品也！”这一故事流传后世成为艺坛佳话。白石先生曾在家父一幅《白菜山菌》题诗后跋曰：“余赏画此两种，思用此诗之意题之未竟，今见爱林仁兄画此，余为题句，其意方及之。”又一日，白石至家父寓所，见到家父所作的一幅《芦雀图》，不但画笔苍劲，尤其富有乡土情趣，白石竟为之一气题了三次方才尽兴，可足以见其二人感情之深厚了。说到二人合作绘画，不得不提到佳作《芋蟹图》，更是墨趣盎然，神韵无穷。

王梦白先生和齐白石先生都是同时代的艺术大师，尽管他们都与家父有很深的交往，然而他们之间却颇有参商之意。家父常极力从中和解，终于将二位大师纠合在一起，方能有三友及王君异共同创作的罕世佳作《蒲田雅趣图》，家父用犀利活泼的线条，一笔画成一枝荷叶，另一好友王君异添上一朵花苞，白石补上了草虫并题记曰：“余平生不喜与人合作，今天高君爱林画荷叶，竟出前人窠臼，王君异画花苞，生动与叶联成一气，二君欲予补草虫，余喜应之。”最后由梦白写鸳鸯画水浮萍，此乃是王、齐二人平生唯一参加合作的画幅，为近代美术史上无二的珍品。白石曾在家父一幅《葫芦图》上题句：“诸老不在眼前明，唯有虚名殊足辱，君如探问此何人，画界之中一鲁肃。”鲁肃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对吴蜀联合起了重要作用，家父对艺术事业竭诚以赴，对朋友浑厚热情，对名利极为淡漠的品德一直为朋友们十分推崇。无怪乎白石老人称家父为画界之中的鲁肃了。这次收入画选的还有白石老人特为家父复制的神仙造像《李铁拐》，以及讥讽时政的《群蟹横行图》和《蛙鸣图》等，都是老人一生之中的精心之作。

王梦白、齐白石和家父高希舜先生的写意画，继承和发展了我国自明清以来泼墨写

意花鸟画的优良传统，他们都非常讲究精湛扎实的传统笔墨功力，他们都是经过特殊的磨练方才达到这样的成就的，他们也同样十分注重生活，正如齐老在题画中说到的，“画笔能动人唯两种，一古拙，一生活也”，传统的笔墨功力是与生活分不开的，家父常说“写意就是要用极简的传统笔墨，准确地表现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他们画的每个人物造型，每一只鱼鳖草虫，每一只猫狗猴兔，都是以炉火纯青的笔墨，形神兼备地赋予形象以实体感觉，在大涂大抹、寥寥几笔之中，都能如此准确生动地表现万物精灵的美，它不但能给内行人也能给外行人以美的享受。我们特意将一些作品局部放大，以便人们欣赏和研究，使人们在与一些粗、黑、轻、野的作品比较之中鉴别优劣。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我国写意花鸟画的优良传统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家父不但擅长写意，而且他的工笔画也是极其精美的。他非常重视工笔写生，运用中国绘画的优良技法，结合西方美学明暗透视的科学方法，极其真实细致地表现事物的形象。他笔下的白兔、小狗、山鸡、麻雀，其毛羽的纤细而光泽，兔耳血脉的搏动，毛雀跃跃欲跳的神情，无不刻画入微、栩栩欲生，至于花叶的明暗老嫩、虫伤病灶，更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造型显神、超乎意想之外的境界，家父常说“好的作品应该画出画面，使人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正如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看到托列托的画时说的：“这很难令人相信是在看一幅画，颜色是如此真实，透视是如此正确，以致人们想跑过去。”我们看到我国传统的工笔画，自清代以来演变成了程式化、一味双勾平涂的工笔重彩画法。家父独树一帜的工笔画写生，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由传统的方法迈入了新的境界，有继往开来之势。在这一画选中选用了家父的《和平春色》《葵花兔》《菊花麻雀》《西瓜》等等工笔画，也采用了局部放大图来供人们欣赏、比较研究。

家父的创作态度是极端认真的，每制一幅画都要经过反复涂抹，特别是工笔画，更如老僧入定，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画上几个月，没有这样的艺术修养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创作意境的。家父常说真正的艺术家应对艺术负责，对后人负责，决不能欺世盗名、贻误后人，那样会为后人唾骂的。他反对把艺术当成商品，决不拿他的作品去沽名钓誉谋利。他认为过去的作品都不是他的理想，他表示要画出他理想中的珍品来，因而不愿拿出以前的作品，也很难求到他的画，故他的作品在外流传得很少，以致老一代人曾误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以后的几代人更少有人知道他，直到他1982年春天不幸病逝。而今，这三位大师都已成为故人了，但艺术是永存的，今将收集的这些艺术珍品编辑发行，以资纪念他们三位挚友吧！

编者承父训，致力于祖国科技事业，以图为富强国家效力，对于艺术仅仅是业余爱好，在编辑此册中难免有不当之处，竭诚盼望画坛先生及各界贤达不吝指教。

高希舜先生之子 高建民于北京

1982年春

高希舜与齐白石交谊二三事

● 李缙云

高希舜与齐白石，是三湘两位友谊深厚的老一辈艺术大师，摘其逸事以飨读者或为人所乐闻，然高老以某种因缘，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突然隐迹画坛数十年，不为年轻一代所熟知，有略加详介的必要。

高希舜字爱林，号一峰山人、清凉山人等，湖南桃江人。20世纪初和毛泽东、张国基、程星龄等同学于长沙第一师范，已著画名，深得校长易培基的器重。1919年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国立艺专，复以第一名毕业，名动京华（见齐白石1929年书《高希舜——画引》）。当时北师大、清华、务本女大等争相延聘，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即是他当年的学生。1924年他创办京华美专于北京，长安画派领军人物赵望云、当代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即毕业于该校。1927年复公费留学日本，1929年趁回国度假之机，为京华美专等筹集经费开个展于北京，1931年学成开个展于东京，日本时贤横山大观、赤诚素明、灵山仙史等交口称赞，百余幅作品被抢购一空，同年归国创办南京美专于清凉山下，为中国美术会创始人之一。抗日期间迁校至湖南桃江。著名画家欧阳笃材、陶博吾、梁邦楚、郑岩、王憨山、郭大维、胡念祖、徐谷庵、符竹书等均出其门下。1950年到北京出任京华美术学院院长，1951年赠《蛇口有毒》和《双鸭图》给毛泽东主席（《双鸭图》已收入《毛泽东故居存书画赠品集》）。1952年院校调整，成立中央美术学院，京华并入，高希舜任教于该校，旋转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从此他隐居京城，种花课徒，鲜以画示人。“文革”中，却以“学术权威”被扫地出门，打入牛棚（当时所谓的“牛鬼蛇神”集中营），迨1980年《江苏画刊》发表介绍他的文章和作品，故人弟子始知他尚在人间，惊喜之余，为之在长沙、南京、合肥、南昌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高希舜画集》，深受读者喜爱。孰料形势刚刚对他有利，享年八十八岁的他不幸于1982年2月逝世。中国美术家协会在给治丧小组的吊唁和讣告中称之为“与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同著画名，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画家和艺术教育家”，这才有了确切公正的评价，同年遗作于中央展览馆展出。

高齐订交，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时，时高风华正茂，而齐已耳顺高龄，然见高作，惊为“竟出前人窠臼，自成流派”，遂成忘年之交，常相切磋合作。

1924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高食不甘味，一日泼墨愤涂，写一鳖倒悬，四脚划空，伸头窥视，目灵灵有不甘任人宰割而渴望求生之惨貌，另画白鱼，柳条穿腮，业已僵死，与活鳖形成鲜明的对比。下置美酒一瓮，泥封未动，黄篋作簋，妙肖自然，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借以抒发胸中的积郁。白石见其用笔简练，天真灵动而耐人寻味，叹为绝唱。挥笔题曰“厨下有鱼皆未炊，堂前有瓮未曾开。此时不饮何时饮，李白刘伶安在哉？”白石会其意，题句解之，自此齐白石每见高画，多喜合作或题跋。

又一日，白石见高涂抹数笔，一丛田芋出现眼前，气韵生动，水墨淋漓，有如神来。即在芋下精绘四只螃蟹，遂成二人合作的不朽名作《芋蟹图》，白石坦言不喜与人合作，唯爱林例外，他们合作留下精品，还有《蒲田雅趣图》。幅中高写一笔荷，王君异画花苞，白石补草虫并题词，梦白做鸳鸯点萍。时梦白为北艺教授，与陈师曾齐名，于艺事与白石不合，高不以梦白为师而持门户之见，

反与白石友谊甚笃，且用心缓解二者之矛盾。《蒲田雅趣图》即是在高的努力下促成之同台合作，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一无二之珍品。他的这种精神，使白石深受感动，曾在高的《葫芦图》上题曰：“诸老不在眼前名，惟有虚名殊足辱。君如笑问此何人，画界之中一鲁肃。”以鲁肃喻爱林，感其在他和梦白间斡旋之诚也。

1926年秋，白石访高，谈及故乡风物，爱林心动，立成一轴。白石看时，但见山芋一株摇曳不止，一雀顶风奋飞，矫健可爱，山芋用笔绝简，雀则稍工，工写珠联，现出一派素色的山乡景色，不觉激起满腔乡思。乃援笔疾书，一题再题，一气呵成七绝两首。一曰：“霜叶如刀两刃斜，山边壕下影交加。从来不是为人赏，樵牧相传唤作花。”一云：“时看小鸟去犹还，不入牢笼天地宽。却是为何忙不了，这边飞过那边山。”两题后意犹未尽，复写下一行小记：“此花吾乡最多，不知为何名，非芦花也。”直接点出乡情才觉解渴。这就是轰动当时的“爱林一画白石三题”的名作《秋雀图轴》。

爱林与白石一面合作绘事，一面相互鼓励、切磋。一次爱林见白石为人画《铁拐李》，墨色苍润，古朴天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禁连声称妙，乃央白石复制一轴，白石欣然为之。后爱林再请白石照绘于白绢，题曰：“齐白石画高希舜绣。”白石亦如所请，此幅成为白石的绢画精品。

白石对爱林所绘的荷叶，亦衷心倾倒，一则曰“生活极矣”、“绘荷能事尽矣”，再则曰“余难能也”、“齐璜心佩”、“不胜心折”（均见白石题爱林轴）。爱林1950年绘《蒲田戏鸭大幅》，荷叶泼墨涂之，笔气纵横，俯仰尽致，荷梗顶天立地，圆浑劲挺，如钢柱然，下有双鸭嬉戏其间，气韵灵动。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半丁见之题曰，“舜翁泼墨淋漓，用笔圆浑，白石翁不能胜也。”白石后见之，不以为忤，且题曰“一峰山人之于画，带铁圈五斤半以练其技，故有此幅之独到处，真神品也！”老一辈画家这种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足为后世所效法。高齐交往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白石逝后，爱林怏怏不得意，且不欲与时人争短长，数十年鲜以画问世。甚至有传其20世纪50年代后已不能作画者，迨1981年在长沙举行首次个展时，始见其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作品，尤丰富多彩，继在南京、合肥、南昌等地展出，为行家一致所推崇。南京艺院陈大羽在画前流连忘返，一一记下画中题跋，南京画院院长黄养辉，四次参观画展，并撰文大力推荐（见《江苏画刊》1981年第2期），南京《美术纵横》马鸿增主编撰《高希舜艺术思想的探讨》，在《美术纵横》第二期发表。《美术史论》1984年第1期发表了戈人题为《高希舜的生平及艺术》的文章。安徽的艺术评论家穆孝天、刘传铭和南昌画院院长樊德康等专家均先后撰文推重之，可见影响之深远了。

高老不单是大写意气魄恢宏，笔墨技巧绝群，为后辈所景仰，其工笔写生融入西方的技法，独创工笔写生没骨画法，极尽生活之能事，于此不赘！其风神持具，为时所罕有，惜迄今犹未见其门人传其技也，抑藏珠未出乎！抑笔者孤陋寡闻乎！姑引颈以待之。

纪念爷爷高希舜

● 高琨琦



高希舜八十二岁照



高琨琦幼时与爷爷高希舜合影

在我5岁的时候，爷爷就离开了我们。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爷爷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回忆。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干瘦干瘦的老人。1979年爷爷病倒时我才刚刚两岁，直到他去世前，两三年里他长期卧床，但也依旧不忘绘画事业。

随着岁月流逝，爷爷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模糊，但有段记忆对我是刻骨铭心的。那是1982年初春充满阳光的下午，我哭闹着要爸爸带我去中山公园玩，几个小时后回家，只见家里的阿姨焦急地守在楼下，才得知爷爷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然后就是我趴在床上不停地喊着爷爷，不停地亲他老人家冰冷的脸……那时我还不明白死亡的含义。

不能在最后的时刻送走爷爷，已经成为父亲和我心中永远的伤痛和遗憾。尽管在父母眼里爷爷是位苛责的家长，但他对我这个孙子确实相当疼爱和喜欢。尤其是在他看来比生命还重要的绘画事业，爷爷从不允许别人影响或打断他创作绘画，但是他总是会挪出时间逗我玩，调皮的我还可以肆意地在他的画案上撒尿，爷爷也会阻拦我父母抱走我，因为他说小孩子撒尿时不能被打断或被吓着。要知道，旁人就连他的画案都不能随便碰或近身。

爷爷他老人家一辈子献身绘画创作和国画教育研究两大事业。在20世纪初，他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并考入北京艺专师从王梦白、姚茫父、陈师曾等大师绘画，而后东渡日本研究绘画，20世纪30年代回国创办南京美专，兢兢业业育人救国……新中国成立后他调任京华美院院长，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其绘画一生，结缘齐白石、陈半丁、徐悲鸿等享誉国内外的国画大师，并交往甚密，或切磋绘事或共事育人，亦师亦友数十载。

爷爷年轻的时候正是国家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年代，20世纪20年代国破民贫，在那个慷慨激扬的年代，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爷爷则走上了艺术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也与王梦白等结识并友助一生。1924年，他在北京创办了京华美专（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赵望云、当代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即毕业于该校）。1927年复公费留学日本，1929年趁放假回国之机为京华美专等筹集经费开个展于北京，1931年学成开个展于东京，日本时贤横山大观、赤诚素明、灵山仙史等交口称赞，百余幅作品被抢购一空，同年归国创办南京美专于清凉山下。1932年与徐悲鸿等人创办中国美术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爷爷将“国立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搬移到他的家乡桃江，坚持教育救国，并在穷乡僻壤的乡下坚持办学12年，直至1949年益阳和平解放。解放后该学校停办，爷爷回京担任北京京华美术学院院长，后由于院系调整，该学院并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遂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后调入美术研究所。他老人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原国务院中国画创作组成员，长期从事国画研究工作。

纵看其一生，融合了绘画和教学两大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也早已步入了耄耋之年，成为了蜚声海内外的画坛泰斗人物，甚至包括两弹元勋、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也曾多次提及北师大附中绘画老师高希舜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我这才知道，原来爷爷和我的母校还有着这样的渊源。

爷爷苦练专研绘画有着非凡恒心和毅力。为了练出苍劲有力的腕力，他常在作画之时手腕上缠绕5斤的铁环。齐白石曾经在爷爷画的一幅三米高的《荷池戏鸭图》上提及此事，赞叹其丈二高的一笔荷杆显现出了非凡的艺术功力。

爷爷的学生们在回忆文章中对其画法技巧推崇备至，其中一笔墨的技法更是详细提及，我叔辈们忆及他作画之特点——通常一次性蘸好墨之后，墨色由深到浅，是用笔尖、笔肚、笔根等不同部位的墨色转动来形成。每笔用多少墨色，用多少水分，均心中有数，并能预料到应有的效果。在整幅画的绘制过程中不洗笔，如果水干了则用点水的方法，即在笔肚上注水。有时一张画画完，笔洗中的水仍然是清的。画鸭子是一笔画，《鱼瓮图》中挂在柳枝上的鱼和鳖一深一浅，都是一笔墨画成，一看便知鱼是死的而鳖是活的，神态极为生动。尤其是荷梗，哪怕是丈二宣纸上的长荷梗，也是一笔下去，一气呵成，呈现出浑圆的立体感，深浅适宜，令人叹为观止。可见爷爷对于墨、水、纸的把握之深。其用色也是同样如此，就像是变戏法一样，他先用各种颜色点在笔上，一笔下去，笔端转动时便呈现出丰富的颜色，而且其浓淡干湿恰到好处，一笔画完，不再修修补补或涂涂改改，实在堪称一绝。

爷爷在绘画创作时绝对是整个心身全部融入，为避免被打扰，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间中，常常是闭门两三天，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作画，甚至连续几天不动烟火。我母亲回忆起爷爷作画的一个经典段子——爷爷一旦作画就会忘记了时间，哪怕烧火做饭，锅子常常放在火上而忘记了关火，一煮几个小时被烧坏，所以他老人家索性一次性就买了很多的沙锅来用，因为在那个时候沙锅最便宜，才两毛钱一个，烧坏了也不怕。

爷爷一生都非常的勤俭。有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桃江办学时，他从学校要到几十里外益阳城办事，穿着草鞋赶了几十里的小路，到了益阳的李昌港，临过资江时才洗干净脚换上皮鞋。因为走长路费鞋，草鞋则便宜得多。晚年，爷爷卧室床上白天总摆放着一套绣得非常精美、显得很新的卧具。而一到晚上使用时则换回打满补丁的旧卧具。原来，崭新的卧具只是在白天摆出来让造访家里的学生朋友看，这和穿草鞋走路、穿皮鞋办事有异曲同工之意。

虽然在自己的生活方面非常勤俭，但爷爷在教学育人上却是毫不吝啬。在从日本学成归国之时，他曾在东京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并且进行了他此生唯一一次卖画活动，而卖画之所得全部用于办学之所需，全部用于南京美专的筹建上。对于上门学画的学生，爷爷从不收学费，并对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生活费和学画所需的笔墨纸砚。即便在“文革”期间被迫离开了艺术讲习的岗位，他始终没有离开爱好绘画艺术的学生们。那时期，慕名到家中拜师学画的人络绎不绝，有工人、有干部、有军人、有儿童、有青年，也有专业的美术工作者。爷爷都是随到随教，

因材施教，常常为了教学生、批作业废寝忘食。遇到学生家中有困难时，他时常伸出救助之手，甚至留其在家中食宿。对于作业完成得认真的学生，他一一给予鼓励和奖励，自掏腰包购买毛笔、纸张奖给学生。他不但不收学生学费，对于一些刻苦学习、用功作画、路途较远的学生，中午还管饭，下夜班来学习的学生晚上直接住在家里学画。

爷爷同时也有着文人的高风亮节及不畏权贵的品格。

爷爷与同窗好友毛泽东保持着很深厚的情谊。1915年，他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人成为了同窗好友。当时在学院的师生中流传文章以毛泽东为第一、绘画以高希舜为第一的故事。两位高才学子，自那时期便结下终生情谊。毕业后，毛泽东主持一师附小工作，高希舜受聘为附小美术教师，自此爷爷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年的教学生涯。毛泽东随后走上革命救国道路，爷爷则以教育救国，各自从不同道路寻求救国理想。

爷爷非但从来不想利用同窗好友关系来谋求好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以《荣华下之哈巴狗》画作来进谏毛泽东。艳丽的牡丹花下卧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用以劝谏远小人而近君子。毛泽东看后，认为这幅画构思别致、立意深远，甚是宝贵，便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此外，爷爷还为这位昔日同窗好友的生日特作一幅《蟾蜍与蛇》——所画两条蛇追赶蛤蟆，并题曰“蛇口有毒，蛤蟆头上有毒，人皆能食之，人口之毒可相见矣”，现被收藏在毛泽东故居。

另外，高希舜与齐白石等好友联手创作一幅题为《和平幸福万寿无疆》的画送给毛主席，高希舜画牡丹万年青，九十二岁齐白石画鸽并题。画成，爷爷和同伴直接送到中南海，但走到中南海大门外便止步，只将画托人送了进去。毛泽东接到画后十分高兴，问：“是谁送来的？是高希舜来了，还是请人送来的？”那人出来如实问我爷爷，爷爷则毫不犹豫地说：“本人未到，是请人送来的。”同去的人很不理解。爷爷笑笑说：“我怕毛主席忙，耽误他的事，不进去为好。”这就是广为流传的高希舜向毛主席送画的故事。

我目前从事的工作也与书画这门艺术全无关系，离爷爷及父辈数十载绘画的艺术道路渐行渐远。对于未能拾起爷爷的画笔，无法继承爷爷绘画遗志，我常常觉得愧对他老人家。如今，从各位叔辈们回忆爷爷的文章中，愈发了解这位了不起的老人八十七年的坎坷人生道路，尤其感叹他终身致力于教育及在绘画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威望！在此，衷心感谢各位长辈们尽心尽力地帮助出版了这本纪念画集，而这也实现了我父亲的遗愿——出版一部三友画集来纪念高希舜和王梦白、齐白石的跨越年龄、纯粹翱翔于艺术的数十载友谊故情。

非常感谢各位叔辈在这本纪念画册出版过程中所做的不计回报的付出，感谢你们。

敬爱的爷爷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高尚的品德，对绘画、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是留给我的宝贵财富，让我终生受益。

2012年于北京

图版目录

蒲田雅趣 / 1
猫戏图 / 2
香袭云衣 / 3
秋池佳趣 / 芋蟹图 / 4
芋蟹图 / 鱼瓮图 / 5
荻雀图 / 6
仙佛图 / 牡丹石岩 / 7
藕节生香 / 芙蓉新燕 / 8
三秋图 / 芦茅雀子 / 9
墨荷 / 10
葫芦图 / 11
玉簪图 / 荷花蜻蜓 / 12
甘苦并香 / 13
荷花 / 水仙竹雀图 / 14
水仙石雀图 / 墨玉簪 / 15
白菜山菌图 / 16
梅兰竹 / 17
荷池戏鸭图 / 18
雀王图 / 19
石竹麻雀 / 猫 / 20
白鹤咬兔 / 21
猴戏图 / 鹧鸪送别图 / 22
猿息图 / 23
红梅送别 / 24
红茗水鸭 / 五鱼图 / 25
山水图 / 26
墨牡丹 / 27

牡丹 / 水鸭图 / 28
齐白石对联 / 29
瓶花 / 新燕 / 30
蛙鸣图 / 群蟹图 / 31
春竹 / 新芋图 / 32
蛇蛙图 / 双鸭图 / 33
雏鸡也解春光好 / 34
野鸭戏水图 / 丰收 / 35
佳果 / 36
群蛙图 / 蛇蛙图 / 37
群鸡图 / 枇杷 / 38
螃蟹 / 39
桃花 / 墨荷 / 40
玉簪图 / 墨犬 / 41
墨玉簪 / 42
鹰 / 墨荷 / 43
高士图 / 44
访贤图 / 45
人物 / 46
梅 / 47
蜡染 / 蜡染 / 48
苦瓜图 / 49
睡猫图 / 50
八哥 / 51
虫草 / 虫草 / 虫草 / 虫草 / 52
青蛙 / 虫草 / 虫草 / 虫草 / 53
山石 / 墨荷 / 54
墨荷 / 55
石榴 / 56
万年富贵 / 57
彩荷 / 58
牡丹 / 腊雀 / 59

春之歌 / 60
春之序曲 / 61
留与花间同住 / 62
菊花群雀 / 63
葵兔图 / 64
和平之春 / 65
西瓜 / 66
果蔬 / 67
紫藤 / 牡丹墨犬 / 68
菊花 / 时令佳肴 / 69
牡丹小狗 / 70
静物 / 71
山茶图 / 72
葡萄 / 73
红梅 / 红菊花 / 74
笋和香菇 / 萝卜 / 74
彩荷 / 75
萱草花 / 76
青蛙 / 77
牡丹花 / 78
水仙花 / 79
萱草花 / 80
山椒茄子 / 81
石榴 / 鸡冠花 / 82
佛手 / 83
石头山菌 / 84
水仙花 / 85
牡丹 / 86
瓶花 / 87
齐白石题字 / 88
齐白石代书 王梦白、姚茫父
等于20世纪20年代对高希舜的
介绍信 / 88

封面画 / 高希舜 王梦白 (合作)
齐白石 王君异
封底画 / 高建民作品



高希舜 王梦白
齐白石 王君异
(合作)

蒲田雅趣

1926年 纸本

90cm × 48cm

(高希舜画荷叶，王君异画荷
芭，齐白石画虫草并题字，
王梦白作鸳鸯画水点萍)



高希舜 齐白石 姚茫父

(合作)

猫戏图

1923年 纸本

78cm × 46cm



高希舜 / 香袭云衣
1923年 纸本 107cm × 45cm
(王梦白题字)

余喜畫魚乃師心愛亦畫魚柳絲何人考龍之身振其水曰赤腹曰白目曰長沙貢周書曰或王時長沙獻獻王會始長沙黃龍將大而是地黃也野從自華橋南浦歸人
張海寬取數頭投于釜中渴已三四沸未熟以湯壓烟啟釜視之龍首現海長吁數聲海大怪急折於沙中龍游行瑣珞而去忽覺未半此以驚香也食龍者斷夢白



高希舜 (王梦白题字) / 秋池佳趣
1926年 纸本 140cm × 35cm

一奉山人近喜為魚龍蓋其所以名園井之取常見之
也予亦悅作墨龍因其饒甲維模多破特者已已夏同家王聖



高希舜 王梦白 (合作) / 芋蟹图
1929年 纸本 140cm × 35cm